

离婚失感

结婚纪念日那天，我老公喝醉了，抱着我说胡话：「杨意，我做梦都想把你娶回家.....」

女人听到这话谁不感动落泪呢。

但我不是杨意，杨意是他死去的前女友。

1

把喝得醉醺醺的周以泽从酒吧带回来之后，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他正低着头，一只手捧着我的侧脸，另一只五指伸进我的发里，用力地吻着我的唇。

大抵是常年握着手术刀，他指腹覆着一层淡淡的薄茧。

摩挲我脸颊的时候，让我感觉有些痒。

而他的唇跟他冷冰冰的性格不同，是温热的，带着浓烈的酒味。

我被熏得好像也有点醉了，微微仰起头，开始慢慢地回应。

结婚三年了，我和周以泽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却过着毫无交集的生活。

他工作很忙，经常一天有好几台手术要做，常常他回来，我已经睡了。

这似乎还是我们第一次接吻。

暧昧的气氛正浓，他埋在我的颈窝，手不知何时来到我后背，挑开了我的扣子。

我脸一烫，却没有阻止。

突然间，似乎有什么湿热的液体滴在我的脖子上。

「杨意，我做梦都想把你娶回家.....」

他的声音很轻，语气不复平日的清冷，满是柔情和眷恋。

我身体蓦地一僵。

女人听到这话谁不感动落泪呢？

但我不是杨意，杨意是他死去的前女友。

2

我猛地推开了周以泽，然后疯了一样拉扯好自己的衣服，手指攥得很紧。

大概是我的反应太过剧烈，面前的男人缓缓坐起身，揉了揉眉心，似乎在缓解醉意。

即使是这个时候，他依旧给人一种清冷淡漠的感觉。

隔着迷蒙水雾，我和他视线对上。

此时他的眼睛很黑，无波无澜，看不出其他任何情绪。

我不知道周以泽到底恨不恨我。

当年，杨意拼尽全力救下了我落水的弟弟，自己却再也没能睁开眼。

而再过几天，就是他们的订婚典礼。

我有时会想，如果那时候我没把我弟带过去，说不定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三年了.....」我极力想要克制，然而开口的声音还是有些发颤，「你还想着她吗.....」

他只是定定地望着我，忽地扯了扯唇，「你不也是一直想着他吗？」

我一愣，想好的话竟在瞬间忘得一干二净。

周以泽说的他，是杨沐。

杨意的亲弟弟，我的前男友。

那场意外后，杨沐没有办法继续跟我在一起，一声不吭地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刚被分手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把自己关在家里。

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脑袋一沾到枕头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噩梦。

梦里，浑身湿漉漉的杨意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嘴唇毫无血色。

接着画面一转，急诊室里医生面无表情地告诉我，

「你弟人虽然抢救回来了，但由于长时间大脑缺氧，已经形成脑死亡，清醒过来的概率微乎其微。」

漫长的黑夜中，我被惊醒，惶惶然坐在床上，望着手机上那个早就烂熟于心的号码发呆，怎么也按不下拨通键。

这么多年和杨沐过往的一幕幕在脑海里不断涌现，我矛盾，挣扎，纠结，却始终无法释怀。

这件事，好像谁也没有错。

直到那天，周以泽来敲我家的门。

进门后，周以泽盯着地上的一片狼藉微微停顿了片刻，也不说话，就坐在沙发上抽烟。

一根接着一根，像是没有尽头。

我靠着墙壁，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他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那张清俊的脸就隐在烟雾中，比平常多了几分深沉。

心里一时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和周以泽其实并不算很熟，要不是杨意，我们不会有半点交集。

可如今杨意.....我不知道他来找我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结婚吧。」

当我动了动唇，正要开口，就突然听到这么一句。

我当场愣住，几乎怀疑是自己听错了。

可周以泽却极为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时雨，跟我结婚吧。」

屋内灯光很亮，我却还是看不清他的神色，他眼里似乎一如既往的平静。

唯一清楚的，是此刻他眼底倒映着我。

其实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我本该拒绝的。

可是那时候，还没来得及反应，周以泽突然站了起来，长腿迈开，慢慢朝我走来。

我的心也跟着他的步子狂跳起来，挺直腰板佯装镇定，生怕他发现什么。

然而周以泽还是看到了。

他弯腰，一把掀开那层明显凹凸不平的软毯，目光缓缓扫过被暴露出来的，散落了满地的安眠药。

时间有一瞬的凝滞。

他默了默，然后捡起了一颗。

修长的手指，微微用力地捏着那颗白色药丸，光线笼罩，指关节泛白。

他顿住，猛地抬眼看向我，扯了扯嘴角。

周以泽是一个没什么情绪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笑容。

有些讽刺，有些阴郁，甚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

「连死都不怕，还怕跟我结婚吗？」

当时的我已经说不出任何拒绝的话了。

父母离世那年，我弟四岁，我也才刚读大二。

几乎是我一个人撑起了我和我弟的世界，而杨沐，是我灰暗又苍白的人生中出现的唯一一束光亮。

然而上天好像特别喜欢跟我开玩笑。

本以为伸手就可以触碰到幸福，猝不及防地，杨意间接因我而死，杨沐不辞而别，我弟又成了植物人.....

那种绵延不绝的煎熬和愧疚，那种画地为牢，无能为力的压抑和折磨，几乎要将我整个人压垮。

没想到在我想要寻求解脱的时候，周以泽恰好来了。

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心里突然一片平静。

反正我对自己的人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既然他想结婚，那就结吧。

就当，帮他吧。

然后，我们就真的就结婚了。

后来我才知道，周以泽着急结婚，不过是想找个人来应付家里的逼婚而已。

可是为什么是我？

偏偏是我呢？

我曾经装作不经意地问过他。

那时周以泽正在看书，甚至没有抬头，「因为你不会爱上我。」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不知怎么，却让我喉间胸口阵阵发堵。

也是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到底有多爱杨意。

我们的婚姻，横亘着一条人命。

我对他，会愧疚，会陌生，却独独不会生出感情。

而他到时候也能全身而退。

可是，他失算了。

3

「杨沐已经有女朋友了。」周以泽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我闻言一怔，「你说什么？」

「前几天我碰到杨沐了。他回国了，身边还跟着一个女生。」

周以泽默了两秒，盯着我的眼睛，像是在捕捉着什么，语速很慢，

「我看到他们去挑选婚戒。」

我微微睁大了眼，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

杨沐.....要结婚了？

「听到这个消息，你很难过？」

周以泽说这话时的语气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却没心思去深究，轻轻摇头，「没有。」

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和杨沐之间已经完了，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可能。

然而下一刻，周以泽突然伸手箍住我的脸，冰凉的指腹在我脸颊极慢地碾过。

声音很冷，莫名有种不悦质问的感觉，「既然不难过，那你哭什么？」

我哭了？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又眨了眨眼，发现确实是湿润的。

「如果你想去挽回他，我可以告诉杨沐，我和你是假结婚，各取所需而已。」

我蓦然抬眼看他，眼眶水雾氤氲，几乎就要看不清他那张漠然的脸，哪怕离得这么近。

是啊，各取所需。

周以泽需要一个绝对不会跟他有任何感情纠缠的女人来应付家里的逼婚，所以他找了我。

而我那时候绝望地需要一个人来忘记杨沐，不管是谁都好，所以我答应了他的求婚。

当然，这是他以为的。

那股被刻意压下去的情绪又冒了出来，一层层酸意漫上了心脏。

我开始痛恨自己，明知道他对杨意的感情，明知道在这场算不上博弈的博弈中，他始终置身事外，为什么还要任由自己不可避免地陷下去？

这一刻，我甚至想自暴自弃地直接告诉他，「我哭是因为你！」

可我说不出口。

这句话堵在我的嗓子眼，一旦开口，就会粉碎我和他刻意维持的局面，万劫不复。

或许是看我太久不说话，周以泽权当我是默认，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今天的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他淡淡地丢下这句话，起身走了出去。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走远。

他步履稳健，不歪不晃，跟刚才还需要我搀扶的醉鬼截然不同。

意识到什么，胸腔霎时更堵更闷，连呼吸都有些不畅。

所以，他是在装醉吗？

4

那晚之后，我跟周以泽原本就脆弱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他直接不回家了，而且一句解释也没有。

我一直都知道，这场婚姻，除了有名无实，周以泽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尊重。

他永远都会把婚戒戴在手上。

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周太太。

就算工作忙得再晚，他都会回家。

记得那次，我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却发现身上盖着一层灰色薄毯，薄毯上清冽好闻的气息弥漫在鼻尖。

心念微动，目光随意一瞥，刚好看见周以泽在厨房里有条不紊地煮夜宵。

雾气沾染在他清冷的眉眼间，渐渐淡薄，越发清隽。

察觉到我的视线，他也只是抬眼看了我一眼，没什么太大反应。

不过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却拿着两副碗筷。

吃完饭，我自觉收拾碗筷，伸手拿起碟子的时候，周以泽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碟子，淡淡地说，

「你今天不方便碰冷水，我来。」

我张了张嘴，那句「你怎么知道」卡在喉咙里，最终没能说出口，只能呆呆地望着他把一切收拾好，走进厨房。

好像是从那时候起，我和周以泽的关系便渐渐有些不一样了。

然而这些天，我蜷缩着身子坐在沙发上，投屏的电影放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没等来那道熟悉的身影。

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和周以泽一个科室，之前还做过我们婚礼伴郎的梁山。

我拐弯抹角说了一通，梁山还是听明白了我的来意。

「以泽哥这几天手术排得很多，他就直接住在医院了，嫂子，难道他没跟你说？」

我攥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没有说话。

梁山「呃」了一声，试图用轻快的语气化解僵硬的氛围，

「嫂子，你别多想，说不定他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呢！」

我呼吸微滞，「惊喜？」

「是啊，昨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刚好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首饰盒，里面是一条项链，应该是准备送给你的。坠子是一颗银色的六芒星，可漂亮了……」

挂完电话，我愣了好半天，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在心底弥漫开来，沿着滚烫的血液蔓延至身上每个角落。

梁山说的是真的吗？

恍惚间，他那晚故意装醉，喊杨意的名字试探我的反应的画面，骤然浮现在脑海。

还有那个夹杂着淡淡酒精气息，温柔缠绵的吻……

心里转过无数种猜测，一个最不可能的想法破开了土壤——

他会不会，也有一点喜欢我？

这个猜想在我心中撕开了一条条裂缝，无数道期望雀跃的光透过裂缝照了进来。

我不敢确认，却又不想……否定。

周五，处理完工作室的事，我叫了辆出租准备回家。

系好安全带，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是一条陌生短信：

「时雨，我回来了，想约你见一面。」

我盯着短信看了好一会儿，把手机熄屏。

车平稳地运行，我有些失神地望着窗外。

夜晚的风泛着凉意，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透过车窗闪进车里。

明明灭灭的光影中，我却好像看到了周以泽那张清冷的脸。

这才意识到，才一个星期没见，自己好像有些想他了。

心里突然涌现出一股冲动，我想开诚布公地跟他说清楚。

那冲动极其强烈，以至于我直接告诉出租司机掉头，去周以泽所在的医院。

很快医院就到了。

下车后，我在门口右侧的值班室问明了周以泽所在办公室的楼层，便朝楼梯口走去。

每走一步，我的心跳就加快一分。

我深吸口气，指尖颤抖地按好电梯。

电梯门快要合上，突然外头传来一道温和、熟悉的声音，

「不好意思，等等。」

紧接着，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走进视野。

5

再次见到杨沐，我有一瞬间的愣神。

电梯里灯光明亮，打在他身上，映射得他身上的西装很是耀眼。

阴影绵延到他的侧脸，线条流畅，棱角分明。

跟三年前相比，他看起来成熟稳重了许多。

杨沐的表情也微微有些吃惊，显然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

他动了动唇，想要说什么，安静的电梯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他从口袋中掏出手机，接听后先是蹙了蹙眉，然后用很温柔的声音说道：

「我已经在电梯里了，别怕，马上就过来。」

我一动不动地盯着电梯不断上升的数字。

电话那头应该是他的未婚妻。

余光看向他，那边似乎还在说着什么。

他配合点轻轻着头，或许反应过来对方看不见，又出声温和应道，

「肚子里的宝宝不会有事的。」

我指尖蜷缩了下。

宝宝.....

所以他们是奉子成婚？

收回视线，电梯也刚好到达五楼。

我快速迈开步子打算往外走去，手腕却忽然被攥住。

温热的触感很明晰，在我心底却再也掀不起一丝波澜。

我皱着眉回头，平静地看他，「有事吗？」

杨沐眼神复杂地盯着我，喉结滚动，半天才从唇边溢出两个字，「没事。」

找到周以泽办公室，刚要敲门，却发现门只是虚掩着。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弥漫在空气中，熟悉的味道让我微微愣了愣。

里面没有人，周以泽应该是有事出去了。

我决定坐在这里等他。

他的办公室被收拾得很干净，桌上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只是下方的抽屉半开着，似乎是走得匆忙忘记锁了。

我一眼就看到了中间那个黑丝绒的首饰盒。

梁山的话在脑海飞快掠过，我心跳极快，鬼使神差地，我打开了首饰盒。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精致的六芒星镶钻吊坠，设计风格流畅明快，铂金的链子触感格外鲜明。

我在时尚杂志上看到过这个牌子，这个好像是专门为了情侣设计的系列。

「时雨？」低沉的声音突然在耳畔响起。

我抬头，恰好和周以泽四目相对。

他穿着一身白大褂站在灯光下，长身玉立，气质疏离。

融合着夜晚独特的深邃，使得他本就漆黑的双眸格外浓暗，似乎还有几分柔和。

看到我来找他，他很开心吗？

心跳直接漏了拍，唇角也抑制不住地微微勾起，却没注意到项链从手心滑落。

直到清脆声响停止我才反应过来，连忙蹲下身去捡。

慌乱之中，我看到了吊坠背后似乎刻了一个极小的字母。

手蓦地僵住，心跳也僵住，每根手指都好像被腊月寒冬的冰水浸泡过般，失去了鲜活的本能。

那个字母是——

「Y」

杨意。

他从未忘记过她。

心脏像是被猛地用力攥住，数不清的酸涩铺天盖地袭来，如潮水般将我淹没。

我到底在奢望些什么呢？

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是我擅自动了心，是我破坏了游戏规则。

我们从来不是真正的夫妻，我凭什么要求周以泽也交付同等的感情呢？

或许，是我一开始就做错了。

我竭力收敛自己的情绪，将项链收好放进抽屉。

与此同时，心里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你来找我做什么？」周以泽首先打破了平静，语调很慢，出乎意料的温和。

我慢吞吞地抬头，直到和他视线对上，我听到自己平静的声音，

「我们离婚吧。」

周以泽愣了几秒，下颌线条骤然紧绷，似有凛冽寒芒染上他眉眼，半晌才开口：

「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没错。」

我看着他，装作不在乎地笑了笑，

「当时你妈妈病重，迫不得已你才找我结婚。现在阿姨已经痊愈了，我们也没必要再委曲求全下去了。」

周以泽黑色短发下那张脸变得更加阴沉，「你觉得自己在委屈求全？」

我蹙了蹙眉。

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委屈求全。」我攥紧手指，继续说，「当年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可能早就.....我很感激你。」

「只是现在.....我有些累了。」

「累了？」

周以泽冷冷地重复着这两个字，似是想到什么，眸色泛寒，一字一顿，

「杨沐来找过你了？」

6

他嗓音里毫不掩饰的不悦让我有短暂的失神，压下内心浮动的情绪，斟酌着开口，

「我们刚才是见过面，但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

「时雨。」周以泽突然打断我，「这三年，你从来没把我真正当成过你的丈夫，是吗？」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阴霾和戾气悄然染上他一向冷清的眉眼，

「跟我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盼着他能回来，好跟他再继续前缘，是吗？」

我愣愣地望着他，心里各种念头乱转，一时理不清头绪。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以泽一步步逼近，直至呼吸交缠。

「你该清楚，你和他不可能在一起。」

周以泽俯身，一只手臂撑在我腰侧的桌上，另一只捏住我下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脸上，「不单单是因为他的未婚妻。」

这样亲密的姿势，让我忍不住微微偏头，心脏几乎就要跳出胸腔。

我快要呼吸不过来了。

「还有，杨意。」

他话音一落，我脑海中紧绷的弦蓦地崩断。

先前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旖旎在此刻尽数化为泡沫，无踪无影。

周以泽这句话警醒了我。

不管是杨沐，还是他，不管是三年前，还是现在，因为那场意外，我跟他们始终隔着一道雷池，纵使我再努力，也无法逾越。

我紧紧咬住下唇，手指掐入掌心，用疼痛保持理智，不让自己再像上次那样在他面前哭出来。

「明天我会搬出去，这周我们找个时间去登记离婚吧。」

说完，胸腔愈发窒闷，五脏六腑都有一种钝痛，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我一把将他推开。

刚起身，一条修长的手臂从后拦住我的腰，重新把我按了回去。

「我不同意离婚。」周以泽视线紧锁着我，嗓音清冽，语气不容置疑。

「时雨，我不会同意离婚。」

这下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从眼角滚落，我低着头，无声地哭泣。

过了很久，似乎是听到了一声叹息。

一只手轻轻按住我的后脑，然后抬起我的脸，用指腹慢慢擦拭掉我的眼泪。

我傻傻地和他对视，他离我很近，眼睛像深不见底的漩涡，神色也是温柔的。

心跳加快的同时，浓郁的疲惫几乎淹没了我，我的声音如呢喃般，沙哑极了，

「你明明不喜欢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明明不喜欢我，为什么总是做些令人误会的举动？

周以泽微怔，眼底的情绪肉眼可见地翻涌变化，唇动了动，似要说什么，门突然被打开。

「以泽哥！」

梁山急切的声音传来，「猜猜我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

声音戛然而止。

「你们继续。」

下一秒，门又被「啪」的一声关上。

我默默收回视线，偏过头，正好对上周以泽那双漆黑深邃的眼。

梁山带来的确实是个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我弟醒了。

我打好开水，提着保温瓶，站在病房门口，全身紧绷，连手指都因为无法弯曲，只能直直地贴在身侧。

这个消息太意外，太猝不及防，太惊喜，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以至于第一反应竟然是逃避。

调整了好几遍呼吸，抬脚正打算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周以泽略显僵硬的声音，「我是你姐夫。」

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我脚步微顿，停在了门口。

病房里，我弟苍白的脸上写满了疑惑，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年前，

「可是.....杨沐哥哥才是我姐夫。」

他舔了舔唇，慢吞吞地说道，「你是杨沐哥哥的姐夫。」

周以泽似乎被噎了一下，沉默片刻，盯着我弟一字一句地说，

「我现在才是你姐的合法丈夫。」

我弟摸着脑袋思考了下，眨眨眼，「以后也会是吗？」

周以泽的脸彻底僵住了。

.....

医院突然有个急诊病人要立刻做手术，周以泽被叫走了。

临走之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清俊的眉头微蹙，眼底微微有些茫然。

光线将他身影拉长，明明是暖色调的灯光，却莫名漾出了一丝落寞。

周以泽离开后，我拿着热毛巾认真地给我弟擦脸和擦手。

我弟乖乖地扬起脸，嗓音温软，「姐，他真的是我姐夫吗？」

我轻轻「嗯」了一声，想起什么，又补充一句，「以后就不是了。」

我弟眨巴眨巴眼睛，示意我过去。

我挑了挑眉，把脸凑到他耳边，就听见他轻声问，「那你喜欢他吗？」

我身体微微一僵，默了默，拿毛巾继续给他擦脸，声音很淡，「以后不会再喜欢了。」

我弟的脸被热意一熏，脖子漫上淡淡的红晕，他「哦」了一声，小声嘀咕，「那他也太惨了。」

我忍不住笑，「这有什么惨的。」

我弟不服气，「你不喜欢他，杨意姐姐也不喜欢他——」

说完猛地捂住了唇，眼睫扑闪个不停，似乎这样就能掩盖他刚才不小心暴露出口的秘密似的。

我微微睁大了眼，望着他。

我弟心虚地咽了咽口水，撇过头，避开我探究的视线。

7

不管我怎么追问，我弟都缄口不言，说这是他和杨意两人之间的秘密。

对了，我弟还不知道杨意为救他丧命的事。

我想了很久，还是打算等他身体状态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告诉他。

「说来也是奇怪，我昏迷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奶奶经常来看我，也不说话，就一直哭。姐，你知道那个奶奶是谁吗？」我弟有些好奇地问。

虽然知道我弟说这话是为了转移话题，但我还是愣住了。

心脏像是被人猝不及防地狠狠攥住，酸涩更是直冲鼻尖和眼眶。

他口中的那个奶奶，应该是杨意的妈妈。

第二天，我买了点水果和补品，打车来到杨意的家，像往常一样，把东西给他们的邻居，拜托他们转交给杨意的妈妈。

没想到转身就看到了两道身影。

是杨意的妈妈，和一个陌生的女生。

那女生长得不算很漂亮，但特别有气质。

皮肤白净，长发垂直到腰间，目光下移，可以看到小腹微微凸起。

她亲密地挽着杨意妈妈的胳膊，语气娇软，

「妈，待会儿杨沐回来，我要他给我做排骨汤。」

杨意妈妈满眼宠溺地看着她，温柔地说了一句，「好。」

我背靠着墙，看着这一幕。

之前杨意妈妈因为我的家世，一直反对我和杨沐在一起，从来没有对我展现过如此温和的态度。

那时我听杨意说她妈妈喜欢小孩，就拜托杨意约她出来吃饭，还把我弟带了过去。

后面她妈妈临时反悔，让我们在餐厅等了三个小时，杨意觉得有些抱歉，便带着我弟去附近的公园玩。

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

我微微扬起头，抬手把眼泪擦干，视线慢慢变得清晰，一转头，刚好对上了一道平淡无波的目光。

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没做出反应，杨意妈妈已经平静地转开视线，仿佛我只是一个陌生人。

良久，我眨了眨酸涩的眼，准备离开。

余光正好瞥见邻居家的小女孩手里握着把剪刀从屋子里走出来，不料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控制地朝杨沐未婚妻的方向倒去。

而她们两人都没注意到。

我瞳孔一缩，心念急转，几乎是下意识地去拉她的胳膊，「小心！」

一瞬间，尖锐的刀锋直接割破了我的手臂，划开一道长长的血线，鲜红的血迹慢慢渗出来。

这场变故来得太突然。

直到我捂着手臂半跪在地上，杨意妈妈才最先反应过来，急切地喊我名字。

我看着那双担忧的眼睛，微微有些晃神。

杨沐的未婚妻受了惊吓，在家里休息，是杨意妈妈送我去的医院。

伤口划破得不深，但很长，我差不多缝了七八针。

我一直很怕打针，针孔钻进肌肤的时候，我紧紧咬着嘴唇，肩膀骨忍不住地颤抖。

结束的时候，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珠。

「刚才谢谢你。」杨意妈妈给我倒了一杯水，目光极为复杂。

我沉默了一会儿，坦然地回应她的眼神，「那个时候，不管是谁，我都会去救的。」

杨意妈妈怔怔地望着我，似乎想到了什么，眼里渐渐有水光蔓延。

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到她的声音传来，

「是啊，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她都会去救的。」

受伤的事我并不打算告诉周以泽。

就算事实像我弟说的那样，杨意不喜欢他，可那又怎样呢，周以泽并不爱我，他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杨意。

医生又叮嘱了我一些注意事项，让我记得按时来换药，然后就告诉我可以离开了。

出门的时候，我有些分神，差点撞到了一个人。

抬眼一看，恰好和杨沐视线对上。

「我们谈一谈吧。」杨沐那双沉静的眼睛温和地注视着我。

我微微低头，没有反对。

我和杨沐走到医院外边的草坪处，找了个位置坐下。

沉默很久，杨沐首先开口，语气很真诚，

「今天的事我听我妈说了，真的很感谢你。」

我「嗯」了一声。

空气一时间又陷入了死寂。

杨沐沉吟半晌，问，「三年前我不辞而别，留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你是不是恨我？」

我抬眼看着前方充满生机的草地，手指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长凳，没直接回答他，「都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恨不恨他。

这件事如果换作我是那时的他，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处理方式。

杨沐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唇边勾勒出和煦笑意，嗓音清淡，

「幸好，我们都走出来了，各自有了携手相伴一生的人。」

我手指顿住，脑海一瞬间浮现出周以泽的脸。

可惜只是我一厢情愿。

眼眸眨了眨，想轻舒口气缓解胸腔处突然涌出的酸涩沉闷，却没有用。

「其实两年前我回国找过你。」杨沐的语调很平静。

我愣了一瞬，抬眼看他。

杨沐眼睛低垂，似乎是毫不在意，但嗓音还是泄露了几分怅然，

「那时你已经嫁给了以泽哥。我去找你，你却不肯见我，还让以泽哥转告我，你们很幸福，让我不要打扰你们。」

我眼皮不受控制地一颤，茫然地看着他。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杨沐轻扯了下嘴角，有些无奈地笑笑，

「那时候，我既恨他抢走了你，又觉得他对不起我姐。我们当时差点打了一架。」

「要不是后来我妈翻到了我姐的日记本，知道他和我姐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恐怕我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之后我又飞回美国，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未婚妻。」

我眉头蹙起，越听越不对劲，正想问清楚，就听见杨沐关切地问，

「对了，你肚子里的宝宝还好吗？」

我怔怔地望着他，「宝宝？」

见我表情实在迷茫，杨沐也皱了皱眉，漆黑的瞳孔落在我脸上，带着审视。

「昨天半夜，以泽哥突然发消息告诉我，说你被诊出已经怀孕四周。还说你不想看到我，看到我会影响你的心情，让我这些天尽量不要去找你。」

「难道.....」杨沐顿了顿，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没怀孕？」

8

「我——」

刚开口说一个字，就听见后方传来一道极为冰冷的声音，「时雨。」

我猛地一惊，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然后，一只修长的大手搂住了我的腰，微一用力，将我整个人拉入怀中。

熟悉清冽的气息笼罩而下。

背脊一下绷紧，我抬头和他对视。

周以泽盯着我的手臂，脸色很沉，眸色更是一点点变暗。

我看到了他眼底毫不掩饰的担心。

「不小心伤到的，缝了几针，不碍事。」我下意识解释。

「帮我缝针的医生说伤口不深，很快就能痊愈，是真的。」我语气无意识地放软。

周以泽薄唇始终抿得紧紧的。

「以泽哥。」

杨沐走过来，唇角微微勾起，眼底却莫名晦涩，

「身为医生，却误诊自己妻子怀孕，这是不是太不称职了一点。」

周以泽身子微僵，极快地瞥了我一眼，而后目光淡淡地看向杨沐，

「你有操心这个的时间，不如回去安抚你受惊的未婚妻。」

我一怔，原来周以泽也知道了。

闻言，杨沐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沉默了片刻，眼中一片复杂，良久才叹息说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用对我敌意那么大。」

周以泽极轻地冷嗤一声。

杨沐目光坦然，「我这次回来找时雨，只是想和她把事情说清楚，和以前做个了断。」

周以泽眉头微拧，默默收紧了我的腰。

「我从没想过要和她破镜重圆。」

周以泽冷冷地睨着他，显然不信。

杨沐终于无奈，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我看得很清楚，她现在爱的人是你。」

周以泽怔住。

周以泽今天没有手术，早早请假开车送我回家。

这一路上，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

有太多的话想问他，却不知该从何问起。

他似乎也有话跟我说，但一直没说出口。

于是我们就这样各怀心事地沉默了一路，然后沉默地坐电梯，沉默地开门。

就当我以为如果我不开口，周以泽也会装作相安无事的时候。

他突然一把握住了我未受伤的手臂，把我往沙发上一带。

整个人被他强势地禁锢在胸膛和沙发之间，根本没给我反应时间，掠夺般的吻重重落下。

时而激烈，时而轻慢。

这次的吻跟上次一样，却又有些不同。

他的气息清冷而执着，正在一点点地侵入我的领域，仿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层层包裹，像是要把我吞噬殆尽。

衣服的纽扣被解开两颗，肌肤在他微凉的指尖下泛起细密颤栗。

他的吻还在往下。

不知过了多久，他把脑袋埋在我的颈窝，微微喘气，闷闷地笑，

「时雨，原来你爱我。」

我只感觉一股热血冲上头顶，整张脸都热得滚烫。

我也没想到，原来周以泽也喜欢我。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叠加在一起，他对我的心思简直昭然若揭。

忽然想起什么，我仰起脸问他，

「杨沐说你和杨意之间根本没有什么，那你们的订婚是怎么回事？」

周以泽愣了愣，半晌才缓缓开口，

「当时，杨意喜欢的人为了杨意逃婚，甚至跟家人都断绝了关系，杨意没有办法，才找了我假扮她的未婚夫。」

我听出来有些不合逻辑，「既然杨意喜欢他，为什么.....」

周以泽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杨意喜欢的人是个女生。」

我心里一颤。

「那个女生你也认识，之前做过你弟的家教老师。」

难怪我弟会知道杨意和那个女生的事情！

我恍惚了下。

一个穿着白裙，鼻翼有颗小黑痣的漂亮女生骤然浮现在脑海。

我想起来了，那个女生曾跟我提过，她是来这座城市找人的。

而且那段时间，每次我约杨意来我家吃饭，她似乎都找各种理由推脱了。

这下所有的一切就都解释通了。

「我们当时约定好，等那个女生离开，就解除婚约。我跟杨意一起长大，这个忙我没法不帮。」

没法不帮.....

我抬眸，思量稍许，咬唇问他，「那你有喜欢过杨意吗？」

闻言，周以泽清隽的眉眼微微一弯，「你吃醋了？」

但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注视着我的眼睛说，「没有。」

近在咫尺的距离，他眼底的认真和坦荡，我看得分明。

我无法不信。

突然想起什么，我微微眯起眼，「可那晚你对着我喊了杨意的名字。」

周以泽闻言神色微僵，轻轻别开了脸，

「这三年，我一直以为你还想着杨沐，我想知道自己在你心里有没有位置。」

「所以只是试探？」

周以泽「嗯」了一声，眼底闪过一丝不自在，

「那时杨沐刚好回国，我怕你真的和他旧情复燃，所以也有些病急乱投医了吧。」

他慢慢靠近，抵着我额头轻轻蹭了蹭才离开，哑透的声音缠绕一丝歉意，

「抱歉，这件事是我的错，你那时候一定很伤心。」

我盯着周以泽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笑了笑，「好吧，这件事暂且原谅你了。」

我没想到，清冷自持如周以泽这样的人，也会有这么没有安全感的时刻。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周以泽沉吟片刻，说，「一开始或许是为了应付家里的逼婚。」

我挑眉。

他低眸睨着我，勾了勾唇，低沉声线里染了几分柔和，

「但后来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做完饭后备两双碗筷，习惯将睡在沙发上的某人抱回卧室，习惯路过花店的时候挑几只某人喜欢的香槟玫瑰，甚至还会在结婚纪念日的前一个月，为某人定制项链，制造惊喜。」

在我愣神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摸出那条六芒星吊坠。

微凉的指尖滑过温热的脖颈，我瑟缩了一下，他趁机捻好项链扣，松开了圈着我脖子的手。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嗓音微哑，「很好看。」

我脸微烫，指尖下意识触摸那个吊坠。

一颗心突然跳动的厉害，仿佛下一秒就会爆裂。

原来「Y」——

是时雨。

是我。

「可是.....」我微微垂下眼睛，侧咬着唇瓣，「如果换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我，你也会习惯吗？」

「会习惯给她做饭，给她买花，抱她回卧室吗？」

我的声音不自觉放低，一想到这个可能性，浑身的血液都像是停滞了流动，酸涩和凉意侵袭全身。

空气安静了几秒。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周以泽和我对视，眸光沉沉地似乎要透过我眼眸看进我心底，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如果一开始不是你，我不会结这个婚。」

我的呼吸节奏变了变，还没开口，又听见他说，

「我妈并不是什么老顽固，所谓的逼婚，只是简单的催几句而已。」

「而且她很好，不会因为想抱孙子逼我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这三年，你们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

我下意识点头，他说得倒也没错。

周以泽的妈妈对我一直很好，三年了，确实从来没催过我们要孩子。

「你还不明白吗？」

周以泽盯着我，唇角微勾，

「从一开始，你就是我的理想型。」

我望着他的眼睛，像是心脏被一圈圈缠绕上细线又拉紧，说不出话，直至他的吻重新落了下来。

他贴着我的唇，指腹摩挲着我的腰窝，嗓音模糊暗哑，「手臂有伤，待会儿得小心点。」

隐约间，又听见他说，「不能在这。」

不等我回神，人就被打横抱了起来。

我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惊呼，「你要带我去哪！」

他微微挑眉，声音含笑，不疾不徐，

「抱某人回卧室。」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